

熊廷弼評傳 目次

一、熊公所處的時代背景	一
(一) 政治的腐敗	一
(二) 經濟的危機	四
(三) 軍事的廢弛	一三
二、熊公的家世及其幼年生活	一九
三、初仕政績及第一次巡按遼東	二五
四、督學南畿	三〇
五、二次巡遼	三三

六、三次巡遼……………三六

七、熊公之死……………三八

八、熊公之偉大人格……………四一

(一) 堅強的個性……………四一

(二) 律己的嚴格……………四三

(三) 待人的誠實……………四五

九、熊公的治兵方法……………四九

(一) 勤勞的訓練……………五〇

(二) 仁愛的倡導……………五二

(三) 軍紀的嚴肅……………五三

附 錄 (詩)……………五四

熊廷弼評傳

一、熊公所處的時代背景

我們要了解一個大人物，尤其要了解一個劃時代的民族偉人，先須了解這個大人物所處的時代；然後才可明瞭這個大人物如何一面為那個時代所孕育，又一面推進那個時代往前去。美國心理學家桑戴克 Edward Thorndike 嘗謂：「人生是兩重的，一重是環境對於他所生的結果，一重是他對於環境所生的結果。人之成因或稟質，等於他在環境中所受的影響，與他對於環境所生的反應之意向。」這話就是說人物與時代環境有着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欲品評一個人物，不能不先考察他的時代環境。今於敘述熊公之前，先述他所處的時代背景。

(一) 政治的腐敗 在萬曆時代的朝政，已經呈露着明室總崩潰的象徵；這時第一我們所見到的，就是朝廷上黨派的鬥爭。據所謂國本論(註一)，三王並封(註二)，建儲議(註三)，福王之國(註四)，楚太子獄(註五)，辛亥京察(註六)，丁巳京察(註七)，科

塲案(註八)、變危姦賊妖書(註九)等事，一直到挺擊(註十)、紅丸(註十一)、移宮(註十二)、等三大案，都是他們所爭論的焦點。凡當時參加這紛爭的人，賈誼(註十三)、齊(註十四)、龐(註十五)、漸(註十六)、宣(註十七)等黨；這一般人所爭論的不是公而是私，只知道鞏固地位，排除異己，那知道國家的大計，民族的前途；所以他們的爭論愈激烈，隨着愈增加了朝政的糾紛。第二我們所知道的，便是直接憑藉政治勢力，武斷鄉曲的地主。清趙翼稱這些「地主」爲「鄉官」；當然是客氣的稱謂，如果以現代的習慣語來說，就是土豪劣紳。這些土豪劣紳的魚肉與奴役貧弱農民，即是政治上「一棍最不平的現象。茲舉數例於左：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註十八)科漢徵，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依勢恃強，視佃民爲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今按馮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侵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註十九)。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時士奇方爲首相，而其子至爲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則其肆虐已極可知

也。又梁儲傳：儲子次據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據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朝野異聞錄又載次據最好束人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料稱快，此尤可見其恣虐之大概也。

焦芳傳：焦芳第宏麗，治作勞數郡之民，皆為所役。又姬文允傳：文允宰滕縣，白蓮（註二十）賊反，民皆從亂。文允問故，咸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居鄉暴橫，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從賊，則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琅琊漫抄載，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甃亦取給於役者，有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瀚墳，路遠故遲耳，錢益怒，答曰黃瀚墳亦吾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家，勿怪也。此又鄉官役民故事也。其後崑山顧秉謙附魏忠賢得入閣。忠賢敗，秉謙家居，崑民焚掠其家，秉謙竄漁舟以免。時秉謙已失勢，其受侮或不足為異。至如宜興周延儒方為相，陳于泰方為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廬。王應熊方為相，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註二十一），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贖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溫體仁當國，

唐世濟為都御史，皆烏樵人，其鄉人盜太湖者，以財家為與主，兵備萬元虜捕待其金，則世濟族子也。是鄉官之族且鹿盜矣。……——清趙奕廿二史劄記中

「華亭（註廿二）在政府久，富於分宦（註二十三），有田二十四萬，子弟家奴暴橫里閭，一方病之，如坐水火。中丞海公巡部至雲間，投牒訴冤者，日以千計，公檄兵憲榮公治之。二公皆持正持法，請託不行。有給事戴鳳翔者，服闋（註二十四）北上，華亭授三萬金贖之論去海公。會江陵（註二十五）當國，華亭門生也，嗾給事陳之諷論去榮公。二公去，而水火之民既出而復內之矣。」——五哀萃林居漫錄

（二）經濟的危機。我們看到上面的事實，知道社會上，一面有少數的擁有鉅量土地的地主，一面又有廣大的沒有土地的失業農民，同時舉凡土地上的一切負擔，都委之於擁有田產的甚至無地的貧農，而愈是握有土地佔有權者，反遭遙法外。此種現象至萬歷以後，更加成了剪刀式的邁進。自然在這裏不平衡的發展過程中，便醞釀着極大的社會恐慌，換言之即是使成千萬的農民失掉了生活工具——土地，而這些人時時都有飢餓降臨的危機。所謂天災水患，特不過是這個恐慌總危機的導火線而已。而且我們可以說，

許多史書上所繼舉的無可挽救的災禍，實際上就是這種人造的恐慌，已經發展到了無可再前進的地步，遇着了自然界的災殃，一觸即發而不可收拾。茲據明史把這一時期的災愴，表列於左：

年	代	西曆	被災地	災况	備	致
萬曆元年		一五七三	淮	安	水	民多爲盜
元年		一五七三	遼	東	饑	
二年		一五七四	淮	揚	徐	水
三年		一五七五	淮	揚	鳳	徐
			浙	江	海	溢
			蘇	常	鎮	大
						水
			高	郵	碭	山
						河
						決

十五年	一五八七	江	北	蝗
十四年	一五八六	直隸河南陝西		飢
十一年	一五八三	臨鞏平延慶		旱
		蘇	松大	水
十年	一五八二	畿內太原延臨等處		飢
八年	一五八〇	蘇松常鎮		飢
七年	一五七九	蘇	松	水
五年	一五七七	廣西		飢
		徐州等處		水
四年	一五七六	崔	鎮河	決

		江	南大水
		山西陝西河南山東	旱
		河南開封	飢
十六年	一五八八	山西陝西河南浙江	大飢疫
十七年	一五八九	河北大名開封	飢
		江	大風大旱海溢
		南	畿大旱
十八年	一五九〇	湖	廣飢
十九年	一五九一	浙	江大水
		畿	蝗
二十一年	一五九三	東	飢

給事中楊明繪飢民圖以進進按遊飢民所食雁糞

二十二年	一五九四	河	南	飢	
二十四年	一五九六	福	建	飢	
二十七年	一五九九	畿	輔鳳陽	飢	
二十九年	一六〇一	大同宣府	畿內貴州	飢	飢民有食其稚子者
三十年	一六〇二	順	天永平	飢	
三十二年	一六〇四	畿	南六府	飢	
三十五年	一六〇七	湖廣	徽寧太平	大	水
		畿	育	飢	
		山	東	旱	
三十六年	一六〇八	河南江北南畿嘉興湖	州	飢	

四十四年	一六一六	畿內山東河南淮徐大	飢	
四十三年	一六一五	畿內	飢	
		廣西湖廣遼東大	水	
四十一年	一六一三	兩畿山東江西河南大	水	
三十九年	一六一一	廣西廣東大	水	
		陝西福建四川	飢	
三十八年	一六一〇	畿內山東山西河南	飢	
		畿內山東徐州	蝗	
		湖廣四川陝西山西河南	旱	
三十七年	一六〇九	福建浙江江西大	水	
		山東		人相食

			陝西	旱	
			江西廣東	水	
			河南淮揚常饑	蝗	
四十五年	一六一七	兩畿河南山東山西		飢	民食草木就食者相望於道
四十五年	一六一七	陝西江西湖廣福建		飢	
四十八年	一六二〇	遼東	東大	旱	

由上表可知自萬曆元年至四十八年間，幾於無年不在災慌的恐怖中。這四十八年間長期饑荒所造成的經濟危機，是過去二百餘年政治腐敗的後果。同時也就由此而釀成晚明社會的大騷亂，以至覆滅了明室一統江山的前因。

復次：明自中葉以後，因了邊事的吃緊，和不斷的天災水患，而使農村經濟破產，其影響所及，遂致政府財政陷於絕境。於是當局者爲了補救這個不足，乃集中全力於開掘金銀鑛，以冀有「桑榆」〔註二十六〕之收穫。單在萬曆時代這個時期政府所派出開鑛的

中官，其人數及所轄之鑛區已十分可觀。茲據明史本記表列於左：

中官姓名		派	住	地	方
王忠真	昌平				
王虎	保，薊，永，房，山，蔚州。				
田進	昌黎				
魯坤	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				
陳增	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				
張忠南	太原，平陽，潞安				
郝忠劉朝用	寧國，池州				
陳奉	德安				
曹金劉忠	杭，嚴，金，衢，孝豐，諸暨				

							趙鑒 趙欽 西安
						邱乘 雲 四川	
						高 淮 遼東	
						李 進 廣東	
						沈 永 壽 廣西	
						潘 相 江西	
						高 突 福建	
						楊 榮 雲南	

看了上表可以知道當時的督鑛太監已經佈滿了全國。然而當時自然科學既未昌明，而政府所採用的方法又皆劣拙不堪，因此開採的結果，悉皆得不償失。如成化中湖廣金陵武陵等十二縣金鑛工人達五十五萬，而所得金額僅只五十三兩。加之政府所派開鑛的

人物，皆庸碌的宦豎（註二十七），這般人既不熟悉鑛脈之所在，又不研究開採的方法，而只知一味濫用威福，壓迫鑛工，勒索貧民，（燕公爲保定推官時曾壓抑督鑛太監王虎 王忠 馬堂 張華等）因而得到兩個相反的結果，第一空耗公帑，得不償失，第二壓迫鑛工，激起反抗，這些事件都與明季農民的叛亂，息息相關。

（三）軍事的廢弛。明朝的邊疆，始終是在戰火瀰漫的赤光中，瓦剌（也先）掃漢（俺答）浙圖倭寇豐臣秀吉（註二十八）的變亂，才寧靜下去，而通古斯族中之愛新覺羅氏又崛起於東北，終成了明室的致命打擊。

通古斯族的根據地，就是現今的滿洲。中間有松花江，嫩江，遼河，大凌河，小凌河諸流域，地土肥沃，物產豐富，爲中國無上的寶庫。通古斯族（漢時的烏桓，晉時的鮮卑，隋唐時的渤海，北宋時的契丹，南宋時的女真）歷代都蕃殖於此。時而侵入關內，騷擾漢族，以發展其民族的勢力。

「滿洲」二字是最大酋長的意思，既不是國名，又不是種族名，在明人和朝鮮人書上多作「滿柱」或「滿住」。後來才譯作「滿洲」。清人不知，遂以「滿洲」爲他們部落的名稱，

那便錯了。

清朝的祖先，據清人自說，多屬神話。但據歷史的考證，它的始祖始居於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數傳至清太祖努爾哈赤之祖，始與兄弟六人往赫圖阿拉地，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就是明朝的建州（今興京地）女真。建州在明時分左衛，右衛，建州女真衰弱後，海宴真代興，明朝對於滿洲，原用羈縻政策，到清太祖時，歲賜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開撫順，清河，寬甸，靈陽四關互市。自愛新氏日形擴大，漸服屬滿洲五部（蘇克蘇濟河，渾河，完顏，棟鄭，哲陳）後又大敗扈倫四部（輝發，烏桓，葉赫，哈達）和長白山二部（長白山原爲三部，即珠舍理，訥殷，鴨綠江，但鴨綠江部已先服屬）及蒙古諸國。乃於萬曆四十四年登可汗位，建元天命，初具帝國雛形。遂次第擴張，而寬甸平野遂爲清人用武的區域。至萬曆四十六年，大舉入寇中國，於是星之火，漸有燎原的形勢。

明廷初聞清太祖來攻，頗爲吃驚。於是用楊鎬（註二十九）經略遼東，集兵二十四萬，分四路深入，一路由瀋陽出撫順關，沿渾河左岸，入蘇子河之河谷，是爲左翼中路軍

，一路由清河出鴉鵲關（約在今鳳凰縣西北境）以入興京老城，是爲右翼中路軍，一路由關源出三岔口入蘇子河流域。是爲左翼北路軍。一路由寬甸口出終家河流域入興京老城之南，是爲右翼南路軍。楊鎬爲四路總指揮駐濟陽。每路兵各六萬，合趨滿洲城。清太祖乃急調集八旗兵六萬人，用中央突破的策略，併力破其二路（即杜松一軍），於薩爾濟大敗之，遂乘勝急率諸貝勒移軍北進，破左翼北路軍。回師南趨，以奇兵大破左翼南路軍。不到五月，而四路都望風潰敗。明文武將吏死者三百餘人。這一個空前會戰的勝敗，卽決定了清明兩朝的興亡。

自從楊鎬打了敗仗，明廷便將他免職代以熊公廷弼，熊公是知此時邊事已到不可收拾地步，但他仍殫心竭慮，冀收桑榆之效，熊公答袁應泰（註卅）書云「天下不患有難事，患不肯拿出真心來做事。」他這次出來真是想拿出真心做事，來挽救危亡的國家，然而廷臣不但不去協助，反日日交相構陷，初則劾以破壞遼疆之罪，及再起關上，又復多方掣肘，使他沒法展其所長，坐使滿洲的勢力，一天天強大起來，明社也就從此顛覆。

宗又寵貴妃鄭氏，生皇三子，名常洵，後鄭貴妃進封皇貴妃，並有立常洵爲太子之意。禮部尙書沈鯉請立皇太子，進封其母，不許，並罷其官，老臣顧憲成等，以不立皇太子爲慮，故生國本論。

註一、三王並封。國本論發生後，次輔王錫爵，進三王並封之說：即將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並封爲王，及長後再擇其善者立爲太子，經羣臣反對，此議始消。

註三、建儲。太子稱爲儲君，建儲者，立太子也。

註四、福王之國。福王常洵，驕奢淫佚，羣臣請福王至洛陽就藩封，神宗溺愛之，不願其少離左右，至萬曆四十二年，始令到洛陽就藩封之位。

註五、楚太子獄。

楚恭王無子，王死後，宮人胡氏遺腹二子，一名華奎，一名華璽，據說華奎爲

王妃弟王如信妾金梅所生，華璽爲妃族王如紱所生，妃密令承奉郭榆潛匿以入，以爲己子，華奎長，繼嗣楚王，楚宗華越之妻，爲王如晉之女，華越對者事甚爲不平，乃人都許奏

。時楚王華奎，亦奏華越諸不法狀。時郭正域正署部事，頗主華越之說。但首輔沈一貫不以郭爲然，楚王華奎恐奪其位，使人與郭說項，不聽王張史力，羣小老羞成怒，反謂華越許奏係由郭所指使，後神宗主一貫說論華越爲誣告，華奎乃繼嗣楚王，郭亦不治罪。

註六、辛亥京察 京察者，考察京官之政績也。辛亥（萬曆三十九年）京察，齊、浙、楚、三黨完全得勢，東林黨人，有岌岌不能在位之勢。朝政幾全受齊黨之支配。

註七、丁巳京察 此次京察爲三黨當政最有權威之時期，東林黨幾無人在朝。

註八、科場案 翰林院修撰韓敬爲湯賓尹出房之門生，庚戌年，賓尹閱卷於禮闈，越房把擇拔取第一，敬有時名，但貪財好色，名譽不佳，敬歸咎於賓尹。爲黨爭之要案。

註九、憂危詆議妖書 常洛立爲太子，鄭妃因己子嘗洵不立，乃妬而唆使勝光生刊刻妖書，以傷常洛，有憂危詆議及續憂危詆議等妖書。亦爲黨爭要案。

註十、擬擊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有張差者，手持棗木棍，闖入慈慶宮，僞守門內官李鑑。被內官韓本等所擒。東林黨人謂其有人指使，非東林黨人謂張差乃一瘋子，無人指使。是爲擬擊案。

註十一、紅丸 光宗（即常洛）即位後，不久即生病，方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有仙丹，卜即宣可灼入宮診視。服紅丸未幾即崩。東林黨主嚴厲查辦，非東林黨則反對。是謂紅丸案。

註十二、移宮 光宗即位後，封其妃李選侍爲皇后，居於乾清宮。光宗崩，楊漣左光斗請皇長子

即位，以李選侍非皇后，不能后乾清宮非東宮婦人，則不以爲婦，數經周折，李選侍歸，移入西宮，是謂移宮案。

註二十一、東宮黨 萬曆年間無錫顧憲成、高攀龍、趙修、宋楊時東、林書院等，其中，聲勢甚盛，迨忠義亂政，諸人力與摺注，一時黨禍大興，誅斥殆盡，及崇禎初，忠賢伏誅，公論始明。

註二十二、齊黨 齊人元敘詩爲黨魁故名齊黨。

註二十三、崑黨 崑山人顧天峻爲黨魁故曰崑黨。

註二十四、浙黨 浙人姚宗文爲黨魁故名浙黨。

註二十五、宜黨 宣城人湯賓尹爲黨魁故名宜黨。

註二十六、有司 官吏也，古代設官分職，事各有其專司，故謂之有司。

註二十七、理 治獄官曰理。

註二十八、白蓮賊 白蓮教原爲祕密之教派，系統出於佛教之白蓮宗，元時甚盛，明天啓時薊洲人王森始謂之白蓮教，森被捕死獄中。其黨徐鴻儒等踵引之，聲勢愈大，後鴻儒以謀反誅死。

註二十九、登聞鼓 懸鼓於朝堂，有冤欲上訴者，許擊之以聞，謂之登聞鼓。

註二十二、華亭 徐階爲松江華亭人，因稱徐階曰華亭。曾任禮部尚書，東隱大學士等號。

註二十三、分宜 嚴嵩爲江西分宜縣人，因稱嚴嵩曰分宜。

註二十四、闕 凡事物盡皆曰闕，喪服期滿曰服闕。

註二十五、江陵 張居正爲江陵人，故稱張居正曰江陵。

註二十六、桑榆 日落時，光尚留桑榆之上，故借爲晚年之意。

註二十七、宦豎 宮廷小臣也。

註二十八、臣秀吉 日本人，初仕於織田信長，秀吉率兵平亂，遂霸日本，後遣兵寇朝鮮，顯神封爲日本王，兵猶不遠，至秀吉死，戰事始已。

註二十九、楊鎬 明高丘人，萬曆進士，累官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後清兵破撫順，起鎬爲兵部右侍郎，往經略，後爲清兵大敗，鎬下獄死。

註三十、袁應泰 鳳翔人，字大來，萬曆進士，授臨漳知縣，後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遼東，以精敏強毅稱。

二、熊公的家世及其幼年生活

法國大批評家聖皮章 (St. Beauve) 嘗謂「研究一種作品，必須先知道那個作家的家世、生平，及性格。」這話是很對的。蓋作家的作品，與其家世、生平、性格，有莫大的關係，既知該作家的家世、生平，及性格，則於其作品的了解，自然是很容易的。這種觀念，我們不但可用於文學，凡欲認識人生，批評人生的皆可用之。誠以吾人的學藝事業，相當於作家的作品，為欲研究某人的學行事業，則於其家世、生平，及性格，也必須知道。因此在述熊公生平之前，先述熊公的家世。

熊公諱廷弼，字飛白，一字非之，號芝岡，湖北省江夏縣（今武昌）人。先世為南昌世宦巨姓，自曾祖道興，僑寓江夏，祖高峯，父西莊，皆孝弟力田，世為農，暨其從伯兄，廷立，始業儒，為庠生，廷熊復通仕籍，便一躍而成了江夏的望族。

我們如果照遺博學上講，一個人的精神和德性，恆受其近祖的影響。熊氏先人有德行，故熊公一生之出處，磊磊光明，自然得力家教之賜。是很多的。茲述其先德一二專於後：

〔漢口有經紀公火者，其妻挾高貨一篋，授道與先生（熊公會祖），既而火滅，

向三書取債不償，爭溺死，先生曰：「向誤認我爲舅耳！」還之。夫婦咸願分之以酬，先生不願而去。

「楚慈邱，枯世廟恩，肆估氏山塲，山主張姓者，抗其官尉，尉有偶疾，死於高降先生（熊公祖）家者，邱誣張，持百金脅先生曰：「證則給冠帶養膳田土，否則撲死。」先生曰：「吾不顧子孫耶！」懼不免，目語繫郡獄，有司畏邱勢，不敢問。會邱變，乃出。

「西莊先生（熊公父），矢志讀儒書，然生而混沌，自孝親從兄外，他一無知者，其母見背，只撫於孺子，有大盜入，獲繼，拷財物急；先生從外闖入，附繼背，被斧捶已數十，終感賊，得釋去，縣官聞以爲孝，遣召，將勞之；先生畏懼深山中數日，一鄉皆笑爲痴。其仲兄橫，與同居動加毆詈，先生怡然受之，仍具酒食以爲恆。先生未嘗一見官府，距城五十里，或十餘年一往，望見官府，輒遠避不敢過。或見侮，則一鄉舉起護之，而與侮者讐。（以上四則見管寧著熊經）

總觀以上所述，我們對於熊公的家世，當能了然於胸。熊公之生，爲明穆宗隆慶三年（民國紀元前三四三年公元一五六九年）六月初八日。他幼時聰穎強記，但因家道中落，進鄉塾不久，便廢書而事樵牧，拾野穀，但這並不能阻止他的向學心，他每天到田野，便將列子、秦漢、三國、唐宋各演義及水滸傳等掛在牛角上，到夜間回家，便在月下或爐香逐行觀看，每每到半夜不肯安眠。西莊先生見他這般勤奮，很是高興，對太夫人道：「吾兒必大我家，我雖貧，尚不至到我父邴難時，且我二人只此一兒，我夫婦應竭力來招，續絃，以供吾兒讀書。」並徵得高峰先生的同意。一日高峯先生呼熊公到他從伯兄善屋，問他公道，聞作七八歲時，能屬對，乃出一對曰：「紙糊窗眼，餘光照我甚玲瓏。」蓋寓有屈望意，熊公不解，第漫應曰：「絲作琴絃，遺韻入人真雅妙。」高峯先生喜道：「朱絲暗絃，貴人吐囑，孺子可教也！」即日使就沐浴，盡脫牧兒衣，易以新服，便從從伯兄受業，這時熊公剛十五歲。後來從伯兄，屢遭火故，迫於喪事，間易他師，熊公因爲家貧，不能具束修，常常輟學，但是他自己仍努力進修，學業大進，到十九歲時補博士弟子員（註一），但這時賞識他的高峯先生，却已任數月前亡故了。

關於熊公的「入學」這里也有一段故事：那時主試江夏的學使爲熊守奇（尙文），

他得熊公及賀大學士逢聖兩生的卷子，不能定甲乙，他的幕僚問其故。他說：「熊生干將莫邪（註二），賀生真珣首璉（註三），一將一相，未易軒輊（註四），」及至「大比」（註五），學使硬餽生以金且察其狀。賀端坐小室，徐起對使者，再拜受之，口授謝辭。及至熊公所，熊公適自外來，遽納懷中，偕使者叩轅謝。使者具以告，學使掀髯大笑，顧幕僚曰：「所謂將相者」信矣。

熊公既「入學」，這時正值連年大饑，人自相食，熊公實在沒有力再求學了，西莊先生乃令其管理家事，這時熊公才二十歲，晝則手一耒，牽牛牧豚可作，夜則躬自挑糞踏車，如此寒夜的勤勞，肩膊都結了繭，但是仍不能維持他們一家的生活。西莊先生不得已，便鬻衣物，售田產，賣牛畜，採菱、藤、榆、葛、櫟、蕨、蝦、螺之屬以充腹，西莊室奄臥，不能出門戶，兄弟親戚，粒米不相通，顧太夫人与氏李硬服，鄰居賣油皮老，常常接濟得以不死，又數有天幸，每乏絕，輒涓考，以異筮獲優常湊補，這真所謂「

吉人天相」了。

等到吳愚落第，熊公益攻苦力學，他和同里孫鵬舉，讀書於翠觀及雲巖寺，飯共甑，誦共燈，眠共榻，互相奮勉，雖然七八年間屢困場屋，但志氣並不衰餒。他們二人窮困的連僕從都沒有了。每到試時，都是西莊先生同一老蒼頭挾送。及至西莊先生彌留的時候，尚殷殷以功名爲念。原來是老人索命，熊公習儒獵取功名，鄉人都斥其妄，西莊先生恥之，必要爭這口氣。他又見諸兄弟互相猜忌，不通緩急，常思「不平道」汝等欺我，還能欺汝兄弟嗎？」然而西莊先生這個志願並沒有得遂，宋、明親見他的兒子經試及第，即一病不起，熊公也每恨不早成名以慰慈懷。所以西莊先生病沒的時候，熊公數日不食，捶盪求死，後來還是太夫人哭而慰之，才算止哀。但是「貧不能卜兆」，就將西莊先生的棺木，埋厝（諒木）於屋左，朝朝焚香，夜夜哀鳴，等到兩了孝，仍然赴試，中鄉試第一名，海內傳誦，稱名解元，然而西莊先生已不能見到了。這時是神宗萬曆二十五年，熊公年二十九歲。

熊公既領鄉薦，郡中的士大夫設筵公宴，並演戲助興，優人「三元」以娛之。但熊公痛西莊先生不生見，不禁淚涔涔而下，郡丈夫爲之輟戲。他中試，主考爲馮源

明太史。[蘇循]，是搜括遺蹟中的。及明年成進士，朝人士爭欲謁其面，但他每念西康先賢，[蘇循]，[蘇循]不樂，乃請給假歸里遷葬。葬，[蘇循]表冠衣，[蘇循]馬之盛，一如葬大夫禮，鄉人以爲祭，他的孝思，因此也算稍盡了。

註一、博士弟子員 卽清時之秀才。

註二、干將莫邪 干將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莫邪斷髮投爐中，金鐵乃成，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此處意指熊公爲將才也。

註三、夏瑚商璉 宗廟祭祀盛黍稷之器曰瑚璉。祭祀爲文官事，此處意指熊公爲官才也。

註四、軒輊 車前高曰軒，後低曰輊，卽高低之意也。

註五、大比 鄉試曰大比。

註六、厝 停柩曰厝，未葬而以待葬厝也。

三、初仕政績及第一次巡按遼東

科舉時代，共有三種學位，縣試及格，得秀才的初級學位，省試及格，得舉人的中

級學位，會試及格，得進士的高級學位。熊公既於十九歲至三十歲，將初級學位到高級學位次第取得，於是學業生活從此告終，政治生活，從此發軔。

照明代科舉所取進士，最優等（即一甲第一名）叫狀元，實授修撰，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都實授編修。優等及中等（即二三甲）得選為庶吉士（註一），統屬翰林院，二三甲還可選授內外官職，故一或進士，便可作官。熊公於萬曆二十六年曾任保定府推官，這是他初次踏入仕途。他到任後，勤於職守，凡一應官評吏治，軍實民法，隨到隨辦，無稍滯留，尤其他的聽斷準情，理冤雪枉，所以博得「神明」的美譽。他後來又奉命權郡篆（註二）一年零八月，奏停徵派，裁抑礦監，辦理荒政，在任六年，政績斐然。

照理他本應該得賞的，但以忤當道，乃改任工部屯田司主事，不久又改授浙江道御史，又不久授遼東巡按。因為這時遼東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在遼東打了個敗仗，棄東疆八百里地以媚滿洲，激怒了神宗，神宗便下詔廷臣，會舉風力御史，往勸疆界，但這是一個艱鉅的責任，誰敢担当呢？在平時忌妒熊公的人想，衆莫敢往，藉此來難為熊公，然而他們那知道反因此鑄成了熊公報國之志，真所謂：「小人謀無往而不福君子也。」

熊公受詔之後，雖然好友勸阻，老母泣留，但那能搖動他的意志。

明代的外患有三、一曰倭寇，一曰蒙古，一曰滿洲。倭寇和蒙古，姑且不論，我們先談談滿洲。原奉滿洲是崛起於中國東北部一個部落。在明代永樂年間，遠征軍超過了庫頁島，立永樂寺的紀念碑。建州三衛（建州，海西，野人）早屬明廷的版圖。努爾哈齊是部落裏的一個酋長，他自祖父覺昌安，他的父親塔克矢，死於阿台之難。努爾哈齊自小就參養在李成梁的手裏，後來叛了明廷，屢次擾亂邊疆，明廷對他是沒有辦法的。在萬曆四十三年，他先併有了兩個哈達，自號為神武皇帝，建元曰天命。以「七大恨」註三出師侵明，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不敢戀戰，且棄寬甸新疆八百里，徙編民六萬家於內地；這一來，正中努爾哈齊之計，更節節進逼，邊事從此益形吃緊，於是神宗委派熊公巡按遼東。

他到了遼東，很想有一番作爲，於是免屯田，修邊備，察軍實，嚴賞罰，專以固守，不事浪戰。這時正當新敗之後，軍民四散，數百里無人煙，他乃與巡道孫敦化，守道謝存仁，冒着風雪，巡視被陷諸屯堡，招撫流亡，修繕守具，選遼陽營兵分佈沿邊各地

，令小警自衛，大警互援；他更選精兵爲游擊兵，乘間迭出，以俟機會。這樣一來，滿兵就沒法侵擾了。同時他更將巡勘所得本末，具言趙楫李成梁八可斬罪，人人服其精斷。其疏云：

伏思去年十月，皇上爲何遣臣，今年十月，臣且憑何覆命，實凜凜焉以不稱任使是懼！然竊異夫皇上何不即置兩臣於法，而甘以封疆爲媚人者資也。皇上如此，不惟失封疆，且失法矣。……今日之事，不亟處楫與成梁等，何以對祖宗在天之靈，何以淑天下生殺之重，何以堅中外守土者之心，而至於雪嫚詞之辱，謝軍民之恨，懲欺枉之奸，激將吏之氣，消邊城之患，皆於是乎繫之，是烏容一日而可緩乎哉。……

他又具疏請將修編年革任提問，究罪如律，參將蕭如蕙，遊擊張昌印，王紹芳，各充爲事實官，戴罪聽勘，分別議處；東寧道謝存仁，總兵王威，巡撫李炳，總督王象乾等，亦均分別罰治。這一來人心震懼思奮，邊事漸有轉機。但科臣宋一桂等却與熊公處處爲難，事事掣肘；且阻撓其議，使不得行，並斥熊公主守爲懦怯，熊公看到這

樣，非常痛心，於是上疏請求。我們看他的詠史詩一并案疾聲呼則槍，分明非與岳家仇。東窗請定金牌去，斷送南朝二百州。他這句的心情，是如何的憤激！

熊公去遼東之後，即派其督學南畿。

註一、庶吉士 官名，隸於翰林院。

註二、權郡篆 印章多作篆文故稱印章曰篆，權郡篆者，掌管郡中印章也。

註三、七大恨 清太祖出師侵明時，以七恨爲名，祭告天地文曰：

「天命三年夏四月，滿洲國大皇帝臣奴爾哈赤敬以牛一馬一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之前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尙修好，設碑立誓，凡滿洲人等毋越邊疆，罔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誣明復踰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擾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人綱夫里方，結納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致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非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刈穀，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信其言，遣臣遺書詬言，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一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憊之，脅我還其國，現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曩者呼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呼倫起釁，惟我是咎，今助天譴之葉赫違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割斷，恨七也。欺凌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惟皇天后土實鑒我心！謹告。」

四、督學南畿

在明季的青年界中有一種風氣，就是讀書人好拿締盟結社的事作政治和革命的事業，這一種雖然在青年活躍起來，但到後來，就不免有「黨同伐異，純盜虛聲」的流弊。所在圍宮府，焚緝神房屋，人皆目爲藍袍少年而莫敢過問，所以南畿督學人皆視爲畏途而莫肯一試，當時熊公的人，便想將這個苦差窘他，乃爲之言於家宰孫丕揚說：「南中人才盛，非文皇莫能鑒，士風悍，非威望不能制，熊某科名高，有文武風裁，宜以往。」孫以爲然，遂使熊公督學南畿。

當時在南中的藍袍少年，已經浪漫慣了。一聞熊公來，皆畏形避影，恐怖不敢出門。

戶。熊公到任之後，以諸生不著性靈、無實心，每試必書經論四篇，無經者文雖工置五等。卷數虛落不入院，一憑敷衍墨，自高下，請託不得入。日閱二百卷，妍媸（註一）經目，錙銖不爽。所以熊公在兩歲雖短短的時間，但所拔皆是名士，所進皆寒微，所黜皆鄉紳要子弟，而東林子弟爲多。熊公雖因此威望日隆，但也由此與東林竟結下不解之冤。關於熊公督學時，有兩個有趣的故事，也可見他的知人之鑒。茲爲敘述於下：

吳江馮夢龍，亦其門下士，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門譜」，皆其所撰，浮薄少年，靡然傾動，至有破家傾產者，其父見其舉起詰之，事不可解。走求吳經路，經路款之，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夢龍下箸有難色。經路曰：「晨選佳肴，夕謀精餐，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粗糲者真英雄也。」遂大恣咀啖，夢龍啜飯七（註二）餘而已。旋以書授夢龍，囑使道致某，求援事，並無可答。及詣某，獲三百金，抵家經路已飛書當道，前案盡釋。蓋經路固心愛夢龍，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

舉動，其不令人易測也如此。……

經略嘗試常州，賞賚（註三）諸生，宜興首卷生周延儒進，經略目注久之，謂其將來官職可顯貴，第心術不正，杖之二十，復厲聲曰：「急早回頭！」如是者再。是夕頗不樂，迎飲數斗，拔劍起，斫壁柱大呼曰：「宜興生惱人，宜興生惱人！」

「後延儒果如所言，紊亂朝政。」

熊公是一個實心任事的力行家。相傳督學南畿時，所有的試卷他都躬自批閱。當他閱卷時，則連坐几於中堂，麟攤齋卷於上，左右置酒一罍，劍一口，手操筆，目十行下，每得佳卷，輒浮大白（註四），用誌實心之快。設若遇荒謬的卷子，則舞劍一迴，以舒其胸中的積鬱，他這樣確實拔識了不少的優秀的寒賤子弟，然而正因此他也失却東林諸公的同情。於是一般下第失意的東林子弟便承葉相（註五）之旨，攻訐熊公摧殘東林，熊公便因此去職歸田。

他雖然歸田，但他並不消極，他在這八年的鄉居，雖然不過聞政，但却苦心地方公益。他曾對人說：「吾輩生世間，不論居官居鄉，皆有合做的功德，幸叨鄉里庇蔭，

食於斯，處於斯，若鄉里有大災難不爲救，於情何安，況地方利病，小民不敢言，當得那得知？」因此凡一切鹽米貴賤，徵派輕重，但有病於民者，他必倡言請於官，得請乃已。此外他對於地方建設事業，也很努力，他常說：「老頭陀持一簿，敲一木魚，化出偌大功德來，而吾獨不能乎？」於是修堤，修閘，修橋，修河，凡屬有利於民的，他都出來提倡。這樣看來熊公不但是個民族英雄，而且是一個生產建設家。

註一、妍媸 美惡也。

註二、匕 食器，曲柄淺斗，狀如今之羹匙。

註三、賚 賜予也。

註四、輒浮大白 罰人飲酒曰浮，大白，酒盞名也，意卽飲酒一杯也。

註五、葉相 葉向高明福清人，字蓮卿，萬曆進士，累官吏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五、二次巡遼

但是這種優游山林的生活，是不會常久的，所以當楊鎬敗北的消息傳到京師時，神

宗便又起熊公爲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着星夜馳赴遼東，宣慰軍民，整頓封疆。他於高曆四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改封兵部差官王世臣送到的照會，十七日即束裝就道，每日晝夜兼行二百里，過真定，熱毒大作，昏頭面以至腰腹，疔癰遍生，復因解毒涼藥傷及脾胃，身體已瘦的不成樣子，到京已五月光景。乃於是月十六日見朝，十七日謝恩。然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奉旨頒發關防勅書。但這時開原鉄嶺，又都相繼淪陷了。

據明史上說，當熊公初抵遼東之日，就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的軍民，原善不敢去，他令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鳴泰更不去，且痛哭而回。熊公看到這般胆小如鼠的人，是沒有什麼出息的，他便冒着風雪出巡。

是一個大風雪的日子，他帶着幾個隨從虎皮驛到達瀋陽，又從瀋陽往撫順，已是最前綫了，總兵賀世賢勸公不要再往前進，熊公很堅決地說：「冰雪滿地，又在深夜，敵人做夢也不會想到我要來的，這又何必怕！」他到了撫順城下的時候，不但不肯悄悄進城，反令軍中奏樂迎候，這接近戰區的父老們，好久沒有看到朝廷的大員了，他們都從夢中醒來，喜歡的手舞足蹈，他便召集父老訓話，教他們各各安心樂業，不要驚惶

，並擇定日子，在這裏開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從此邊區的百姓就漸漸安定起來，再沒有逃亡的了。

明史又記熊公入遼陽城時，即延見文武官吏，當場賞罰：

……會監軍御史陳玉庭，部道諸臣單崇劉國籍，閩鳴秦韓原善等，都司衙門，繫逃陣之將標，右翼營遊擊劉遇節，總兵坐營中軍王捷，及逃城之將鉄嶺遊擊王文鼎三人於庭下，而問曰「昔在撫順，從張承印逃陣一次，又從杜松逃陣一次者，非劉遇節乎？」衆官曰「然」。「於法云何？」曰「應斬」。又曰「臨陣背主先逃，致杜松呼恨切齒而死者非王捷乎」。衆官曰「然」。「於法云何？」曰「應斬」。又問曰「鉄嶺陷而棄城逃生者非王文鼎乎？」衆官曰「然」。「於法云何？」或曰「文鼎到城僅一日，情似可矜」。曰「主將應與城同死，今鉄嶺城何在。防禦各將史鳴鳳等五人何在，情雖可矜，法無可赦！」於是縛三人出，駢斬之。……

熊公在遼東收拾殘兵敗將，而加以調整訓練，苦心措拄，冀圖挽救，所以不到一年，破敗的遼陽，又重復繁榮起來。然而事情是容易變化的，他這種固守政策，就爲反對

者所忌，姚宗文諱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御史顧慥則謂「經略出關踰年，漫無定劃，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澹，尙方之劍，逞志作威。」
 「樞史馮三元亦劾熊公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如果不能，遼必不能保。這時神宗已死，光宗新立，朝廷俱爲宵小所把持，是非不明，黑白顛倒，於是熊公不得不去位了。他去後，明廷乃以袁應泰去代，應泰到邊，盡變熊公法度，如招收蒙古難民，士氣就從此墮下來了，天啓元年，三月十二日，滿人由三岔河進犯，瀋陽總兵賀世賢出戰敗還，明日城中降人爲內應，城遂破，應泰自刎死。遼河以東的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諸衛的大小七十餘城，又盡陷落在敵手了。

六、三次巡遼

明廷聽到遼瀋失守的消息，驚惶的很，熹宗諭兵部慎選將材，并以遼東巡撫薛國用經略遼東，王化貞巡撫廣寧命下，閣臣劉一驥說，「如果熊廷弼在，那能這樣的慘敗呢？」乃復召起熊公於家，進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熊公入朝，建「三方布置」之策，請於廣寧厚集步騎，控制全敵，別於天津登萊二處。各治舟師，分攻遼東島沿岸，而

經略駐於山海關，居中集制，以一事權。但化貞不知兵，却建議分兵屯遼河西岸，熊公疏言「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諸營俱潰。所以就現在情勢而論，當聚集大兵，固守廣寧。至於遼河上流，只可派遣游擊進擾，示敵人以不測就是了。」王化貞是一位剛愎自恃的人，平日專爲大言，欺蒙朝廷，而對於士馬仗糧秣營壘，俱置不問。然而尙書張鶴鳴却很信任他。對於熊公的疏奏，輒從中格阻。所以熊公名爲經略，而無實權，王化貞就漸漸不服從了。

一年冬天，河水冰合，滿人進至沙嶺。這時漢奸孫得功，跑來去見王化貞，並散出種種謠言，說滿兵已迫近廣寧城郊了。城中百姓，一聽到這個消息。秩序大亂，參政高邦佐出示禁止，沒有效果。這王化貞尙在署中，閉門批閱公文，外面的事，一點都不知道。參將江朝棟排闥而入，化貞大怒，朝棟大呼道「清兵已迫城下，事情急緊，請公快走。」化貞一聽，不知發生什麼事情，急急帶了幾個僕人上馬就走，廣寧城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失守了。

化貞正在狂奔的時候，忽遇熊公於大凌河邊，化貞一見熊公，就哭訴寧失守的

經過，熊公歎息着說：「唉！可憐六萬將士的生命，教你一下喪盡了！」

黃寧自從他貞出走之後，孫得功乃率叛將迎接滿兵入城，這時化貞離城已經兩日了。

七、熊公之死

滿軍既陷廣寧，城堡望風而降者四十餘城。警報傳至京師，熹宗非常震怒，捕熊公興王化貞下獄，並諭三法司令鞫（註一），（刑部尙書王紀，掌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鄉周應秋）獄詞云：

「王化貞受任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雙手撐持，八閱月矣。嘔盡心血，費盡氣力，誰不憐之。但生來是一撲實踴地人，全不知兵，用人而反爲人用，用間而反爲間用，甚至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任其籠絡，伎倆已可知矣。乃敢聲聲口口言戰言渡河，至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鼙鼓鉄騎尙隔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遯，若追者之躡其後，而驚魂至今猶未定也。哀哉化貞，

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靖邊之志，而無靖邊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如此，罪安所逃，宜服上刑，以正厥罪。二（關於王化貞部分）熊廷弼才氣魄，睥睨一時，往者在遼而遼在，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畧，居然霍衛（註二）自許，而人亦莫不霍衛廷弼也。自入都之日，兒童走卒，亦相率焚香叩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皇上賜劍賜玉，賜以金帛，餞以九卿，殊寵異數，近時未有，廷弼何以仰答眷知，而此千載一時之遇哉。追維初出都門，即檄有控扼山海之音，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抵關以後，覺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兩人不宜盡信，永芳降敵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耶？獨其剛愎之性，虛驕之氣，牢不可破……向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若肯仗義興師，或滯中趨廣寧，提一劍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死且不朽；乃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潰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註三），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國恩以貽笑於後世乎。即有蓋世之氣，料此一問，亦不足以贖

裏師失地之罪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關於熊廷弼部分）

這時御史侯振揚亦疏言，「不定逃臣之罪，殘疆奚賴。」而樞輔孫承宗，刑部喬允昇，刑曹顧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凡四上疏，然熹宗均不之聽，獨從三法司請，於是熊公便於天啓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害。他臨刑之前，曾作「性氣先生傳」及「東事問答」，前者爲自傳，後者仿枚乘七發（註四），皆期有以明是非於後世的。臨死時又作七勸歌與家人絕。在二十五日那一天的四鼓，中官（註五）捧駕帖到獄，熊公乃沐浴整冠登堂道：「我是大臣，死當拜旨，那得草草！」說罷從容就斬。時年五十六歲。

註一、鞠 窮究犯人犯罪情形曰鞠。

註二、霍衛 霍去病衛青皆爲漢武帝時伐匈奴之功臣。

註三、榆關 卽今之山海關在河北臨榆縣。

註四、枚乘七發 枚乘漢淮陰人，景帝時仕爲吳王濞郎中，吳怨望謀逆，乘諫不納，去而仕梁孝

王，作七發以寓諷諫。

註五、中官 世稱宦官爲中官。

八、熊公之偉大人格

(一) 堅強的個性

關於熊公的時代，家世，及其生平，均已述及，今試進述其個性。在未述熊公的個性之前，須略知個性的意義。

「個性」就是心理學上的「氣質」(Temperament)，此說淵源於希臘的希波克拉提斯 (Hippocrates) 及羅馬的加利阿斯 (Galerius)，這種學說以體液生理學為基礎，他們以為人類之主要體液有四，一、血液，二、黏液或淋巴液，三、胆汁或黃胆汁，四、黑胆汁，因為各人於四種主要體液所具有的分量不一致，故氣質因之大異。其含血液獨多者為多血質，含黏液或淋巴液獨多者為黏液質，含胆汁或黃胆汁獨多者為胆汁質，含液黑胆汁獨多者為憂鬱質。如其所云，故人類之氣質，可分四種，一、多血質，二、黏液質，三、胆汁質，四、憂鬱質。大抵多血質舉動活潑，態度樂觀，其缺點則缺乏忍耐

力，且易流於輕佻。胆汁質程度高者，忍耐力極強，且有自信力，一有作爲，必始終堅持；其缺點則輕視他人，往往流於驕傲；憂鬱質比較悲觀，感情不易變化，決斷力雖少，惟富於智力及想像力；黏液質舉動沉靜，於事之利害得失，顧慮周詳，其缺點則過於冷靜，馴至奄奄無生氣。至就各人的外貌來說，多血質血色最佳，胆汁質體魄頑強，憂鬱質身體瘦弱，黏液質，面色蒼白，但這亦不過是一種通俗的分類而已。

說到熊公的個性，我們如果就上述的四類爲標準，他無疑的是屬於胆汁質，是一個態度沉毅敢作敢爲的好漢。明史稱熊公「褊淺剛愎，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之。」而後世評論熊公的，也多謂「剛愎自用，視己太高，故敗不可救，功罪亦無以自明。」然而這種指責，是不認識熊公，同時也不認識當時的社會環境。

我們知道明代萬曆天啓時代，是一個混濁的時代，政治已腐敗到極點，內而奸臣當道，排擠賢良一般潔身自愛的都退隱到山林，爲官的都是些尸位素餐。註一消玩時日的人，而一般閹官，更大肆暴戾，作福作威，爲所欲爲，熊公當然看不過眼，便大聲疾呼於其間，想喚起當道的注意，於是吠聲吠影羣起而噪，說他剛愎，說他驕放，「國人飲

狂泉，反怪不飲之爲狂也。」真令人浩歎。熊公自再勸歸，嘗自定疏稿，在這疏稿的短言中，可以明了他的個性，和他所以負罪之所在。句云：

余在遼中，日每裁答中外上下各衙門書牘，不下數十通，今於其行也，檢其十之二三，得五卷，付之梓人；大都觸怒任怨，與夫自用之狀。其大者見之章疏，而其餘略盡此牘中，蓋一部罪書也。顧又思之；不觸怒，則衆不激；衆激而大家照管以應遼，怒未可少也。不任怨，則衆不急，衆急而上緊幹辦以圖遼，怨未可少也。不自用，則誰爲余籌？誰代余往？余籌以開衆智，余往以導衆勇，而有以救遼，自用未可少也。何也？以濟封疆之事也。封疆之事濟，而衆怒衆怨與剛愎自用之名，皆集於一身，則齊人之所云：「其所以自爲，則吾不知」者也。沙嶺與袁公（按爲袁應泰）交代，偶語及此，袁公曰：子得勿苦惱乎？余曰：一身之害輕，封疆之利重，利擇其重，害擇其輕，自觸之，任之，用之之時，已早計此矣，何苦惱之有乎！相與一笑而別。

(二) 律己的嚴格

熊公立身是一個律己以嚴的人，同時也是志向堅決的人，他一生最服膺岳武穆「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的寶訓；他不僅服膺，而且能「躬自實行」。他幼時會過着艱苦卓絕的生活。所以他後來雖然榮膺巡按，仍然一衣箱，一書箱，一牀箱，出關入關。當時遼東巡按，是一個很肥的缺，巡有巡規，代閱加閱規，每到一路，兩規備送，已不下數百金了。他到任之後，便將一切陋規取消，並告誡諸將，也不得接受這種不義的餽贖。爲要堅決不貪的信念，嘗誓於關壯繆廟曰，「如受人一文一絲，及一文一絲送人者，戮於而身，以及其子孫。」這可見他律己的嚴格了。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他被逮入獄後，竟有「盜餉行賄」之誣，這真是古今中外最大的冤獄。我們看他的題告夷齊二先生詩後，及送左桐城詩，及子兆珪以守道陸某書，就可知熊公的被誣。

「今天下事，豈不皆以貪壞，遼東尤甚。向來鎮撫道將以下，每滿任，率人人漁獵官私，金錢多至數萬計，詢其故，則武官非此無以外奉撫按鎮道，中奉長安官人，爲嚮官地。而文官則半入私囊。半輸長安，爲貴人壽。以求免於議論。自子按四年，參處若輩無遺，頗見清肅。及予入關，而此風又熾矣。大抵武官愛錢

，益怕死，文官愛錢益無辭於武官，而廟堂上復無辭於邊吏，內外苟容，怠棄軍實，故至此。予嘗謬爲意計曰：不斷武官貪，則軍餒不揚，將懦不振。不斷文官貪，則轡撫院道，套例相尋，武官效尤，而貪不得斷。不謝長安交際，則武官倚牆壁，文官倚門面，而貪不得斷……」（題告夷齊二先生詩）

枉說黃金四萬斤，與人抵死快仇爭。綠河滾滾通津地，無一箋箋束帛情。不會用多惟我拙，方才見少有公評。也曾幾度關前誓，神亦譏予何太輕。（送左桐城）

「先人當年爲諸生，貧無立錐，楚人盡知之；今之所有者，皆朝廷之所俸賜也。

今以朝廷俸賜，仍還朝廷，共計家產，田宅，什物，男婦，几案，一切細微如酒

一杯統扇，價值不過三萬七千二百有奇。」（兆珪投守道陸某書）

觀此，所謂「盜餉」，所謂「行賄」，這都不過是奸黨羅織熊公及一般正人君子的一種卑劣的手段罷了。

（三） 待人的誠實

凡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沒有不待人誠實的。但是這種「誠實」是有限度的熊公

是個政治家，軍事家，他一生交游很廣，所接交的忠奸良愚各色各樣的人都有，那麼對待各色各樣的人，便不能死用一種手段。譬如他對孫鵬舉郭正域，便是一種純情，對馮夢龍和周延儒便是一種矯情，至對於王虎張華，便是一種假情，乃又是一種馭人的策略。

與經最相契者，莫如孫鵬舉，早年二人以義氣相傾許，且值大荒之後，米麥粥飯，蔬魚茶果，凡所以上奉甘旨者，莫不晨夕與共也。迨經略出仕，鵬舉老困場屋，南奔北馳，每有函札，輒交相砥礪；詔獄既成，鵬舉探之，傷言慷慨，洒淚悲傷，遂成永訣。經略以書報鵬舉，謂「何知（鵬舉字）一官遠絆，不能到到法場生祭我也。」鵬舉爲文以祭，有云：「前後四十年，與君離合者各半，君所交天下豪傑，不知凡幾。地遠數十里，時隔十數年，老且賤如我，一話一言，一事一物，君不忘心中，且時申之紙上。其中金陵之筆墨，遼陽之壁壘，我竊欲觀而未果。始者攻苦之日月，近者下獄之光景，我與君偏巧相值，然則貧賤患難之交，願惟我二人耶？我母見背，君哭之痛，痛我母不見我博一第，痛我不能博一第

以報母，至今聞者，無不泣下。甲午我徒步行大雪中，曾葬君父，甲寅我扶病哭君母，豈知今日，復從五千里外，哭君不得其死耶！」「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郭林宗，范巨卿之往事（註二），不是過也。同里郭正域者，初於經略，已定擬館選，爲他人得去，尋知經略之爲人，乃悔之。會正域以假邸事忤宰相沈一貫（註三），經略倡言佐之，宰相黨因不快。及正域被妖書誣（註四），身困楊村，家僮，書辦，長班，皆捕下詔獄，縋卒（註五）圍舟四面逮，且旦夕。霍金吾爲經略部民，方用事，感平日恩禮，撈掠稍縱，得不誣服，遂免。當是時，道路不敢提正域字，親知亦畏匿，經畧適在保定，獨遣役往京偵察，密報正域。仍不時送湯酒山炭，爲禦寒具。正域歎曰：「吾交遊遍天下，提携遍鄉邑，今無一人問，而顧得之於不獲館選者，吾甚愧！」後竟結兒女婚姻。

去幾督礦太監王虎，王忠，馬堂，張華等，環萃一郡，擇人而食，而虎尤暴，經畧得其爪牙，輒撻死不貸；會虎以盜礦誣繫山民二百餘人，多斃者，而郡亦先奉上檄，繫其參隨者十餘人，相持益急。經略一日代閱邊，虎具飲，脅經略參逮。

經略厲色曰：「公肅客，不舉酒奉客，而遽脅客乎？」且問：「公礦絕否？」曰：「久絕。」「當撤否？」曰：「不出二年。」「吾年老否？」曰：「三旬」。經略至是乃告之曰：「天子向聽公參逮者，意多得礦金耳，然未嘗不以被逮者爲礙；今礦既絕，有撤意，猶參有司不置，譬管租者，租不能完，徒日害佃民，告莊顯自卸；其主人必厭，則公必危。且吾輩得公一參疏，賢於百萬贖，即參而回家，住十年，必大用，而年止四十，何官不可爲耶，奈何脅我！」虎上酒悚謝。經略因山民，請虎出之，同時允釋其參隨，乃懼甚，告經略曰：「吾輩誠不樂久於此，但不敢言撤，若兩台連牘急請，吾輩就中斡旋可得也。」如言，不數月，果撤去。華門下有充假官肆虐者，捕得論死，華多方求脫，不得，而心益憚經畧，稅差投牒，直上府公案旁立而睨守，守真如何。官隨韋千戶呼導拜郡守，同上客。一日華過郡，韋與俱，經略命設盛饌厚儀，具戲並各雜戲。官隨皆設酒以犒。華大喜過望，亟命官隨叩頭謝，韋亦在焉。自後投牒，無不下堂叩頭者，皆服經略能駕馭此輩，遇在他人，則阿逢無端矣。（以上二則見管雪齋著熊經略）

註一、戶位素餐 居其位而不勤其事曰戶位；無事而食曰素餐。

註二、郭林宗范巨卿之往事

郭泰字林宗，後漢人，嘗游洛，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後歸鄉里，

備乘者車千乘，林宗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范式字巨卿，後漢人，少游太學，

與汝南張劭爲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一年當拜尊親，乃共尅期日，卒期，劭白母

設饌候之，其日式果到。升堂拜母而飲，別後劭卒。式忽夢見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

，當以爾時葬，式寤悲泣，便馳往赴，未到喪已發，既至壙，棺不肯進，移時式至，執紼

引棺，於是乃前，遂留止冢次，修墳樹然後去。

註三、正域以假邸事忤宰相沈一貫 見楚太子獄條。

註四、正域被妖謗 見憂危公議條。

註五、緹卒 帛丹黃色曰緹，逮捕犯人之官役多着黃衣，故曰緹卒。

九、熊公的治兵方法

49

在熊公未出關以前，邊東邊備已腐敗到極點，「錢糧則耗於撫賞，耗於買馬侵冒，不啻不積也，險隘則新地棄而東疆壞，老邊棄而西垣壞，臺堡廢而守望壞，不啻不修也

，兵馬則老弱虛糜，精壯坐食，敵塙盡磚瓦園，而不一隸也，器械則甲單盔敵，刀卷矢亡，火藥盡置高閣，而不一整也，屯田鹽法，剛役軍私種，或養廉數千石，或籽粒數百石，而官家不聞開一寸土也，馬政逆黨則買老弱以冒價，而壯者聽其牽回也。」所以滿兵以新興勢力，得以無敵，熊公痛心於邊備的如此腐敗，所以他努力治兵，想一掃此種頹喪的風氣，建立起嚴肅的軍紀。

熊公治兵的方法，第一是勤勞，第二是仁愛，第三是嚴肅。在這裏我們不妨把這三件事畧加解說。

(一) 勤勞的訓練

戰爭是一件勞苦的事，有時在冰天雪地中奔馳，有時在盛暑烈日下作戰，有時在兩雪中露營，有時在清晨深宵行軍，倘若不是精神體力訓練有素的人，決不能支撐得住，所以習勞忍苦，是治兵的要訣。熊公深得這個道理，所以他一到遼東，便冒雪巡勘，並朝夕盡力於將官的教育，士兵的訓練，以及戰術的改進。茲分述如下：

一、他以為一個好的帶兵將官，應該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軍畧家。但這個「懼」並不是畏縮，乃是一種謹慎的戰略，他說作戰時守者為主，攻者為客，去逸而客勞，主勝而客敗，尤以攻擊堅城為戒。他與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三總兵書云：

「前日之報，何其緊，而今又何緩也！以僕算之，聚衆於關上者，致我而因以疲我也。我兵出而反退舍（註一）者，懈我而思以乘我也。此際提防，更當比平常加謹，切勿稍懈，便得以出其所不意。今當遣兵以探之，設疑以誘之，日則曳柴揚塵，遍豎旗幟，夜則連營結壘，多張火炬以炫之；或預伏強弩火砲，用游擊誘人以擊之；若貪小利，輕遂以入其伏，此我所最忌者。第一要心心念念，時時刻刻，如賊兵在面前一樣；孔子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兵家之祖也。懼非畏縮，乃是敬謹之意，三軍生命，萬民生命，在大將軍一身，可不敬謹而圖成謀乎！」

二、熊公看到當時邊兵老弱無用，所以他一到遼東就想建立一個勇敢善戰的新軍。他對於新兵挑選標準，是以精神，驅幹，年力，技藝，四項而別為等第的。挑選之後，

即分別任用，一等充頭敵，二等備後敵，三等固城守。然而這種新兵不加訓練，是不達到所負的任務的。至其訓練的方法，則令於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如管兵千人，設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設一燕兒窩，置五人於其下，就本隊中擇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騎射槍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逐隊熟而合之於總，與總隊熟而合之於營。他又嘗說：「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爲操。」

三、熊公以滿兵的戰陣是效法阿骨打和兀朮的戰法，行動驍悍而倏忽，非弓矢所能抵敵。所以熊公對付這種戰陣，便採用火器戰的策略，他乃造雙輪戰車三四千輛，每車載大砲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槍輪打夾進，行則衝陣，止以立營，因此屢破滿兵的陣法。

(二) 仁愛的倡導

軍人以軍營爲第二家庭，家長對其子弟，沒有不仁愛的，所以長官對士兵，也應該仁愛相待，因爲感情的力量，比威嚴還要有力。所以爲長官的對其部下，不獨平時待如

子弟一般，就是有了錯過，也應當加以鑒原，使其信仰，古人云：「恩洽飲醪，暖生挾纊」，就是官兵情感，和洽的證明。例如游擊李永芳降滿，熊公嘗以書勸他復歸順明朝立功贖罪，他願以百口保其一死，且加世職，並述古人降敵之事告永芳曰：

- 「一、關雲長降曹，及報勅曹公，遂歸先主，汝既報効，可歸矣，汝當學雲長。
- 二、朱序降苻堅，後從堅伐晉，兩軍方交，而序從堅陣中呼曰：軍敗矣！堅陣動大敗，而序遂歸晉；汝若誘之夾攻，從陣中呼敗先奔，而使我追之。亦一奇也。
- 汝當學朱序。三、李陵降匈奴，見漢殺其母妻，終不歸漢，然終身不隨匈奴侵漢；汝不肯歸，當學李陵。」

(三) 軍紀的嚴肅

嚴肅實包括軍紀的意思，軍隊以軍紀爲命脈，軍隊必須有嚴肅的軍紀，然後精神上團結力，得以鞏固，戰鬥力的持久性得以確保，蓋因爲戰時各部隊的任務各各不同，他們的境遇亦各有差別，但是作戰時上自將帥，下至士兵，能紗脈絡一貫，萬衆一心，

從一定的方針，取一致之行動，這個關鍵，便全靠著軍紀。熊公雖然講仁愛，但他決不放心，他雖然尚有降滿的李永芳，但他却決不寬恕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這可見他治軍的嚴肅了。

宋史稱岳家軍「餓死不捋掠」。熊公在遼時，嘗有二兵，入店中買飯，一說「我錢少，買米飯吃」。一說我買麵吃，其後買米者用銀五分，買麵者用銀一錢二分，兩人都不飽，相與咨嗟而去。又所部游擊陳倫，扣盜軍餉，嫖賭宿娼，熊公查實之，並疏舉袁朝，得旨「遼左向來法紀縱弛，武備衰廢，熊廷弼誅貪斬懦，具見軍令嚴明，不負委任。以候將帥，務各上緊整頓兵馬，立功報效，毋得仍前貪懦，自取罪戾！」這一來，全軍都爲之嚴肅。

註一、舍 實行三十里爲一舍。

魏 錄 (誌)

詠松

隕罷嚴霜雪未闌，羣花雜樹盡凋殘。惟憐嶺上孤松挺，獨有芳心耐歲寒。

采石磯

江心一片石，獨力風濤久。有時觸其怒，能作蛟龍吼！

硯銘

自渡遼，惟汝伴；草軍書，嘗夜半；吾之心，汝所見。

拜手詔

四郊多壘大夫羞，況以危遺聖主憂。本擬星言趨闕下，敢煩天語到江頭。

妻兒側聽牽衣哭，父老旁觀拄杖愁。狗馬也知筋力盡，忍將大義付悠悠。

過恨者關

兩年關上路，三度病中過，衰爲沙塢旱，愁緣世網多。涿臣甘糞土，舉國誤風波。

涕淚三朝事，馳驅敢息他！

李侍御夢白督餉至

禦火燒天天欲紅，匆匆使節過遼東。旌旗夜入河橋樹，裘帶晨掀華表風。

千里餽糧原不易，一時謀國有誰同。抑知當日登壇者，首仗關中給餉功。

寒外

白雲慘慘昏，一望入凝眸。千古傷心地，何人淚不流？

遼陽落花

落紅已盡棲芳草，空羨春光九十殘。遼山遼水遼北塞，世人莫作等閑看。

夜深聽蛙鳴

不緣官債與私錢，爾何曉曉向我言。正是清明好時節，勸君井底自勿喧！

游木蘭山

遇過名由一徑幽，無端風雨妬同游。浮雲莫蔽中天日，待我看山到上頭。

詠雪

……：：：：：掃去仍堆積，旋來更簸颺。但乘風舞舞，如得意揚揚！

蒼天直到底，摩空竟亂蒼。高低渾不辨，黑白漫無章。世界空雲點，皇穹自主張。勞瘁狗物變，觀化得天常。剝復非人力，眼淚且自將。

楚騷空明透，鄒律（註一）正吹長。不日銷浮霰，中天仰太陽！

告夷齊二先生

廉吏不可爲，先生已千古。貪吏不可爲，先生獨千古。何貪亦何廉。
志士聽所取。如何風日下，儒紳面豎買。揮霍謂無礙，貞士嗤迂腐。
浣烏以爲白，金亦輕於羽。夫焉有所憚，而不責阿堵。苞苴盈路衢，
誰念微糞土？文官只愛錢，武官只怕死；東賊一發難，邊腹受毒苦！
豈爲邊陲故，斯人招其侮，禍與福生人，擢髮未足數，我欽先生風，
鹽沐登堂廡，率爾陳蕪詞；請作澄貧主！澄之亦何以，灑水清可覩，
一瀟貧夫腸，庶幾可稍補！

送左桐城（左光斗）

枉說黃金四萬斤，與人抵死快仇爭。緣柯滾滾通津地，無一錢束帛情？
不會用多惟我拙，方才見少有公評。也會幾度關前誓，神亦譏予何太磴！

七懶歌

我 我勸在父母：生兒一人死人手，雖有孫兒拜墓前，何如自家兒奠酒；更愁歸骨附邱墟，未審得具完軀否？倒地一聲怒如吼！

我勸我勸在老姊：惟姊與我共毛裏，一妹早亡惟姊在，姊日哭我不能已；我死兒孫於老姑，安似同胞我與姊，姊無哭我姊老矣！

我勸我勸在老妻：自幼結髮白首期，前年爲我發疽病，病死復活日悲啼；忽聞接見驚魂馳，可憐雙眼無淚多，流到我邊無一絲！

我勸我勸在愛妾爲我生元承葬地註一。爾安已死未歸土，二妾年少獨單怯；幸有一兒在身邊，日摩兒頭啼紅血，安得魂夢一時接！

我勸我勸在愛兒：煢煢三孤將安依？大兒早已失其母，中兒季兒穉且癡；身後何知兒成立，眼前先見肉骨欺，誰念負薪寒與饑！

我勸我勸止愛女：嫡長母在幸得所。可憐兩少皆無娘，隨當出閣爺罔圖；中女僑寓尙無處，爺貴兒貴自世情，往後誰來親熱汝！

我勸我勸在本身：一具骯髒骨頭督，縱使英魂肯消滅，冤血騰空飛鬼燐；宗社有靈

天有限，天王明聖終察臣，生爲忠義死爲神！

絕命詞

可惜復可惜，報國寸心赤！幾度事戎行，九死在金丹。甘苦同士伍，朝夕紅抹額。扼腕倚金湯（註三），師行過枕席；敢謂詩書帥，勞苦著疆場。雖無衛霍奇，聞風遁聲迹，掃蕩直需時，矧銘瀚海石（註四）。人事一朝變，頓成芻狗脊。繫足先驚駘（註五），縛手資賁獲（註六）。弟子匪師貞，丈人空咄嗟。

（註七）

遂敗乃公事，豈少胸中策，鬪獨予數奇，實惟家國厄！何圖遘難來，凶孽轉進迫，爲法旣受惡，肆毒仍壓逆。蜚語紛流煽，長安竟大索，根株相比連，法吏徒攬撫。蒼蒼天蓋高，微忱何由格？萬恨結寸恆，塞兌坐焚炙，我心已死灰，我肉已枯臘；我燐騰火舍，我血化水碧。月冷烏陞陞，牆危樹戚戚！孤魂倚故骸，羣蠅作弔客。嗚呼今已矣，

惜此身九尺！嶽嶽高岡松，矯矯秋旻翮。目炯電光熒，氣盡巨靈孽。
衝口倒峽流，信手奏刀春（註八），左握靈蛇珠，右搦擁狐戟。顛倒羣策奔，
叱咤千夫辟。文武其風裁，往蹇資來碩。迷途馬不違，前籌箸可借。

只今赤白囊，晝夜飛羽驛。婦人冠赤幘（註九），將軍服巾幘（註十）。水師本兒戲，
火攻計亦拙。援袍思鷹揚，舍我其誰適？試叩囊底餘，猶堪令授誡（註十一）。

何苦趁人算，甘心快毒螫。長城萬里餘，將星中壘折。不念君父憂，

徒饒廣長舌（註十二）。他日倘拊髀（註十三），安能起死甍。絕筆嘆可惜，一嘆天地
白！

註一、鄒律 戰國時齊人鄒衍，燕昭王以師事之，昭王崩，惠王信縱言下之獄，夏日爲之降雪，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衍吹律暖之，而禾黍繁滋。

註二、弈棗 世次相續不絕也。

註三、金湯 金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喻堅固不可破也。

註四、崑銘瀚海石 瀚海，沙漠也，言立碑銘文於沙漠，意即立功異域。

註五、爲驗 馬蹇劣謂之爲驗。

註六、賁獲 孟賁爲古之勇士，烏獲戰國之力士。

註七、咄嗟 古歌名，此處乃嘆息之意。

註八、刀弄 刀弄藥物量名。

註九、赤幘 包髮之巾曰幘：古時「武吏常赤幘」。喻男子也。

註十、巾幘 婦人首飾曰巾幘。喻女子也。

註十一、馘 殺敵而截其耳曰馘。

註十二、廣長舌 喻能言善辯也。

註十三、他日偷拊解 意爲他日有事求將不得，憐爾拊解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〇〇〇一——二〇〇〇

熊廷弼評傳 定價七元

著 作 人 梁 乙 眞

註 者 張 極 棠

發 行 人 王 曉 薌

發 行 所 東 方 書 社

成 都 洞 堂 街

重 慶 七 星 崗 金 湯 街 十 二 號

印 刷 者 西 南 印 書 局

不 准 翻 印